螃蟹群里的老师

李大伟

2013年开始,每月一个周末,我连续两天听刘统老师的中国现代史系列讲座。一年半后,上完最后一堂课,同学们不肯散去,组了个群:“情未了”,刘老师欣然加入,与我们这帮粗识文史的学生混在一起。学生来自五湖四海、各行各业,年龄横跨四十年。从此一年两聚:春天,刘老师规划一条学术性的考察线路;秋天,大家齐聚江南小城镇吃螃蟹,每次一换,都在淀山湖附近,淀山湖熟识的养殖老板,闪送到饭店,为此改群名:螃蟹会。

都是老板,每次出行,住好宾馆、下好馆子。刘老师绝不要学生孝敬奉养,自掏腰包,刘老师属于旧时代的“士”:内心很自尊,尤其钱财,绝不苟且。沿途行走,走走停停,不停讲解,都免费,如清风明月。

每次出游,下了飞机,租辆大客车,沿途考察。刘老师坐在前,手持话筒,讲解地理方位与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,然后大家提问,最后归于宁静。鼾声再起。有时谈到历史上的八卦,一旦争论,叫醒迷糊中的刘老师,也有牛头不对马嘴的提问。刘老师既不讥笑,也不否定,而是委婉开头:“这件事嘛,应该这么说……”慢慢转弯,否定于无形之中。所以每个人有疑惑都敢问,因为不伤自尊。

北方同学多,讲究排行,大哥二哥三哥四妹,顺序排下去,以后见面就是这般称呼,仿佛聚义厅。有次齐聚苏州,在章太炎故居,刘老师先介绍章的学术与革命,末了随口说,他的导师王仲荦就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。穿奇装异服的石柱,居然替章门子弟排序:第三代是刘老师(导师王仲荦是章的关门弟子),自己是刘老师的学生,就是第四代,刘老师知道这是闹,苦笑着,既不能否定,怕坏了大家的兴头,又不能点头,刘老师的学问脉络与章太炎南辕北辙,鲜有传承,只能不置可否,石柱就说:“看,老师承认了!”刘老师哭笑不得。石柱的逻辑:沉默就是弃权,弃权就是赞成,这是他们选业委会的权宜之计,因为不关心的多,达不到法定人数,不得已为之。

到了晚餐,一起听刘老师酒后叙谈,学问的鳞羽一闪一闪。有时最大的桌也坐不下,扶手椅换方凳,挤得肩并肩。刘老师端起酒杯,从左到右,悬空半弧,一晃,仿佛一一敬酒,很写意,然后开心地说:这是第七年螃蟹会了。那是2021年11月,在绍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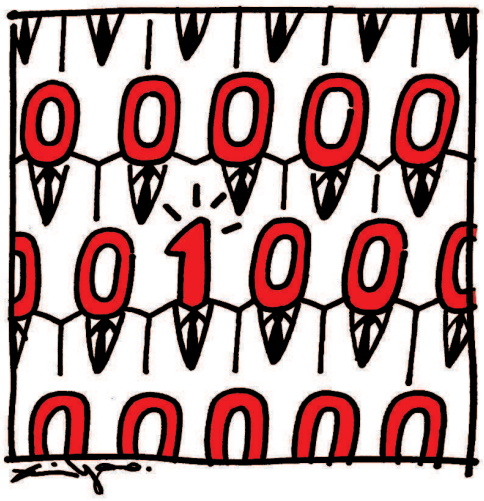
2018年底,刘老师的《战上海》一书出版,将历史研究后的写实著作变成社会爆红读物。2020年,《火种:寻找中国复兴之路》出版,连续获奖,学生们又齐聚上海庆祝。刘老师一时兴起,说:到陕西南路找家私人定制店,给每位女生做一件手工定制的旗袍。那是军人的豪迈,临战前尽其所有买醉;李白的浪漫,不惜一掷千金:五花马、千金裘。太重了、太重了,女生一致反对,最后刘老师坚持给每位买了顶级品牌的丝巾。我们只要在一起,五花肉足矣。晚上,他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和颁奖,会后谢绝宴请,匆匆赶到酒店,在掌声中坐下,与学生们同欢。

2021年下半年,刘老师查出癌症晚期,开始一系列化疗,他从来没哼过一声。在刘老师最后的时间里,直至家属婉谢,常有同学结伴飞上海,陪刘老师喝酒吃饭聊天。去年夏天,学生们齐聚昆明,陪刘老师避暑。刘老师很坦然地对学生说:“我是唯物主义者,每次麻醉后,都是一次死亡,我已经历多次了。”他没有半点恐惧,恐惧的是我们。

最后刘老师到青城山接受中医治疗,我们商量轮班陪他,我们知道,刘老师喜欢热闹。为了让刘老师更好地休息,家属谢绝了。一天晚饭时刻,同学中的大哥陈柏金用手机呼他,他孱弱而含糊不清地说:正在车上,去华西医院看急诊。甲乙之间一百多公里,又是晚上,山坡陡峭,此时出车,老陈感觉不好,隐晦而担心地问:有问题吗?刘统高声道:没事,不就那么一回事嘛!刘老师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,让我们选修了另外一门课:从容面对生死。

2022年12月21日,刘老师走了。那时疫情管控刚放开,我在神农架木鱼镇的山坪上搞民宿装修,晚饭前看到群里消息,赶紧买票,次日一早走,下午到了成都的殡仪馆。同学们陆陆续续到了,肃穆以待,刘统老师安详入眠。我顿时想起弘一法师临终前的墨迹:“悲欣交集。”说得恰如其分!只有经历,才能恍然大悟。大家都说:群不能散。我们依照刘老师生前的规矩,每年一次螃蟹会、一次文史游。

今年2月12日,我们齐聚苏州的公墓,参加刘统老师下葬仪式。下葬前,石柱代表同学送上诗一般的送别词:“姑苏之春,万物已醒,我们说好的去香雪海,刘老师唯一一次爽约了。草漫溯,日开星陨,我知道先生羽化成仙了。一切过往皆为序章,包括生死,因为真诚之爱延续前世今生。”大家相约每次螃蟹会前,先到老师墓前祭扫。我四十年不写诗了,只能借花献佛,借用惠特曼《哦,船长,我的船长》:刘老师在我们的群里、在我们的心里,从未走远。刘老师:我们长聚不散,依旧酒肉笑谈,梦里风里!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从0到1是突破,由1起步是拓展。

像看花一样看人

林　紫

心灵港湾

去南方出差,听到一个女孩的故事。

女孩的妈妈是植物学家,除了专注于自己的研究,还要带一批一批的研究生。从女孩记事起,妈妈总是忙啊忙的,很多个想要妈妈陪的时刻,她只能一个人抱着枕头悄悄流泪,不敢让妈妈看见,因为妈妈逢人就说:“我女儿最乖最懂事了,从来不让我操心。”

女孩说:“从小到大,我一直在努力配合妈妈,演好乖女儿的角色。每次遇到困难和委屈,好想像别的孩子一样,可以跟妈妈倾诉,可是妈妈一句‘我很忙,你要懂事’,我就只能硬生生地把眼泪吞下去、往肚子里咽……直到有一天,我去妈妈的实验室,看见她看她那些宝贝花草的眼神,那么专注,充满爱怜、关怀和欣赏,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……妈妈从来没有那样看过我,从来没有……我真的好难过,我甚至开始嫉妒那些花草,在妈妈眼里,它们比我重要多了……我好希望,妈妈也能这样看看我,哪怕只有一次!”

我的心跟着女孩的心,也悄悄疼痛起来。类似的故事,我在25年的心理咨询工作中,听到太多。太多的爸爸妈妈,并不知道自己家里的“乖孩子”承受了多少没有机会表达的委屈和伤痛,不知道许多乖孩子的内心都有一个大到难以弥合的爱的缺口。爸爸妈妈们不是不爱他们,只是因为生活中要操心的事情太多,所以“省心”的孩子自然就在时间精力的分配排序中不断降位,甚至成了父母成功的标配。

前不久,记者在采访我时,谈到网上一个叫“好学生心态受害者”的互助小组。我说:“从积极的角度来看,孩子们已经在觉醒、反思和自救。现在,该轮到家长和老师们反思和觉醒了。”好学生心态,之所以会让孩子们感到受害无穷,甚至影响一生,原因之一正是:从小到大太过懂事和乖巧,在亲子关系里总是扮演着配合者和分担者的角色,过早成人化,不敢犯错,甚至觉得自己不该有任何负面情绪,出现任何“问题”都是有罪的。在给父母讲课时,我常常会开玩笑说:“请从小到大从没犯过错的朋友们举举手。”数千人的授课现场里,没有一个人举手,大家往往会左右看看,然后哄然一笑、频频点头,领悟到玩笑后面的深意。

我在由猴面包树和上海三联书店联合再版的《给孩子一生的安全感》这本书里,写过一个重要提醒——允许孩子在不伤害自己、他人和世界的前提下,走走弯路、犯犯错,才有可能帮助孩子更好地建立内在安全感。而只有父母自己的安全感俱足,才能相信并接纳:“犯错,也是一种天赋的权利。”

植物学家的女儿说,正是因为看到了书里的这句话,才终于“敢在妈妈面前流泪”了。她说,自己也即将要做妈妈,将来一定要用妈妈看植物那样的眼神来看自己的孩子,让孩子可以成为不完美、但真实的人。

“不完美、但真实的人”,是我在书里反复提及的。为了帮助更多的爸爸妈妈们知行合一,我还专门带着大家一起去看花,训练自己“像看花一样看人”的能力。

像看花一样看人,我们才能放下评判好恶,用心欣赏每朵花每个时期不一样的美,欣赏露水滑过花瓣、微风摇曳花枝、蝴蝶亲吻花蕊的每一个细微当下。细微之处,才有生命与生命最真实的相遇,不只是与孩子,也包括我们每个人自己。

老家的荠菜

高明昌

五颜六色

我想了想,算了算,从学会吃饭起,吃得最多的蔬菜要算青菜。青菜是母亲、二妹种的,是家菜,除此之外,荠菜也是吃得比较多的。荠菜可有多种吃法,如做汤水,做肉丸子等。荠菜是野菜,不是落种的,相对稀少。最近一段时间回家,母亲挑青菜去时总问我,要挑点荠菜吗?我答,好。母亲一脸开心,就朝着菜园跑去。有时我看见母亲是走向河浜滩、田野里、小路上的。我担心弯腰曲背会让母亲摔跤,有几次就跟着她一起去。

去了几次,我才发现,荠菜值得挑,更值得看。

菜园之外的荠菜,确实无法一眼辨别清楚。我对母亲说,地方不一样,荠菜的长相不一样。野外的荠菜,根是不露出地面的,所有的叶子全都匍匐着,紧贴在地面,有的叶子已镶嵌在泥里了。这些叶子的锯齿,齿痕很大很薄很快,手不可随意触碰。荠菜的叶片是椭圆形的,颜色非常钝,非常深。暗红的占了多数,部分是青灰色,极少的是黄灰的,与泥土是一个颜色。它们都长在其他野草的身边,把自己装扮成野菜,不仔细看,还真的一下子难以看出来,所以到那个地方去挑荠菜,母亲像是坐在地上挑的。她叮嘱我,脚馒头蹲下来挑。我那时的感觉,荠菜也善变,你要捕获它,得有一双好眼睛,一颗安静心。母亲告诉我,这个地方的荠菜,卖相最差,但烧了以后,汤最绿、最清,也最浓。闻上去,荠菜的清香味道,连鼻子都感觉到惬意。

可我喜欢挑菜园里的荠菜。菜园里的荠菜,都是往上长的,但也仅限于把叶子长在离开地面寸把左右,绝不再长高。这些叶子很少有锯齿,即使有,也只是弯个半圆,没有尖头。菜园的荠菜颜色有点奇怪:在菠菜的旁边,是墨绿的;在青菜的旁边,是蓝色的;在萝卜的旁边是青色的;在芹菜旁边的是青白色。这些颜色,深浅浓淡不一样,越是靠近蔬菜的地方,颜色跟蔬菜越像。而长在畦与畦之间泥土上或菜园路口边上的,荠菜的样子与颜色就跟野外的荠菜差不多的。母亲说,这里的荠菜,味道淡一点,总体比较好看,做汤团肉馅,吃的人看见,会增食欲。还有,什么时候想要吃,就可以什么时候挑,保证一直新鲜。我想,为什么吃得最多的是菜园里的荠菜,可能就是这个原因。

就这样,老家的荠菜,我们几乎周周挑、周周吃。原以为荠菜挑光了,但当荠菜开花时,我们看见什么地方都有荠菜花。荠菜是挑不完的,它有独特的隐蔽和生存本领。荠菜长成一尺多高时,荠菜就长出了花。母亲说,等荠菜花谢了,我们就去割下来,晒干,一把把捆好,烧菜卤蛋吃。这几年我们是这样做的,把鸡蛋烧熟,把蛋壳敲碎,将荠菜干压在镬子底下,将鸡蛋放在荠菜上面。先大火后文火,烧几个小时,再拿出鸡蛋来吃。这时,你就可以吃到满口荠菜味道。这个味道,在嘴里,可以留香多时。

船夜援琴

孟红娟

七夕会

群山逶迤,山色深黛。一个荡漾着微风的晴朗之夜,薄雾轻笼,月色清澈,江水静流,一轮皓月浸在幽凉的江水中。这夜,诗人白居易独自一人在小舟上,舟中,有酒一壶,还有古琴一床,抿一口清酒,独坐,起身抚琴。琴声嘤嘤,轻微邈远。此时,琴为益友,两耳即知音。

相传某天,白居易同弟弟白行简、朋友李十一同游曲江、慈恩寺。在微醺中,白居易想起奉命出京的元稹,写下了一首《同李十一醉忆元九》诗。在同一天,元稹做了个梦,梦醒后写下一首《梁州梦》。白居易在长安饮酒,元稹竟梦中赴会,颇具传奇色彩。只是不知诗中的曲江是否即《船夜援琴》的“夜江”。《船夜援琴》既是诗作,也为琴歌。初学古琴,学完基础指法后,老师教了一首专门练习按音和泛音的琴歌。

序曲,泛起。泛音与散音组合,清远飘逸,一道小舟唱晚、江清月静的场景在眼前徐徐打开。月亮俯照在宽阔的江面上,也照在群山之上,四野一片寂静。舟中有人,着白衣,沉浸于夜色,温酒,操缦。

第一句,与序曲的指法不同,但旋律一样,古琴音乐的魅力得到展现。古琴七根弦上,有十三个徽、七个散音、九十一个泛音和一百四十七个按音,由此演化出几百个音位。此句为散音与按音的组合,细腻圆润。通过琴弦,但见月照深江,鸟鸟相偎,闭着眼睛,窝在巢中;鱼在水中,停止了摆动。一条静静的大河横在视野里,宛如富春江水在眼前缓缓流过。

第二句,散音中有勾剔,按音与散音交替。我的眼前跟白乐天一样,书房中除了书就是古琴。深褐色的琴面闪着台灯的反光,微微凸起的岳山上汇聚着山水清音和四季晴雨。生命中有悲欢离合,此时的内心没有悲与离,唯有清音抚慰。

第三句,散音与按音配合。世事纷杂,人情薄凉,在没有缝隙的光阴之间,有几人可以做到无隔阂?几人可为知交?谁可为心的停泊而靠岸?人,做不到,但琴可以,七弦为益友,两耳是知音,琴乃生命之良伴。

第四句,泛起。泛音与散音再度携手。人生短暂,犹如清晨的露珠。琴中有乾坤,天地之大不如心空大。琴使人心静,琴让人忘忧。琴,牵手古与今;琴,让人忘却古与今。我穿行在琴弦间,也俯仰在山川大地上。

夜浓如墨,我在书房练习《船夜援琴》。此曲虽简单,却演绎了大诗人白乐天的一陌杨柳、一窗月光,更演绎了大自然月光照山河的阔达和自由身心的无边驰骋。

雅玩

捕野猫记

汤朔梅

去冬真不平静。那倒非疫情,而是二十多只鸽子,隔三岔五会少之。起初怀疑黄大仙,此季节田野无所食,黄大仙鬼子般进村,偷吃鸡窝里之蛋。但我家有“戆大”——鹅,引项长啸,黄大仙遁迹。莫非猫乎?

家有一牝猫,去年春上疫情时路边拾得,尚半大,无迹象证明其为元凶。然鸽子日见少,甚至一少两只。其余经宿不敢进窝,也不敢下来。冬天霜雪,宁在屋脊下瑟瑟。于是借助于监控。

夜色里,见一花猫自墙头纵入,与家猫对峙良久。嘴里“呜呜”有声,遂追逐打斗,出监控。其时,虽为冬天,然猫们春心已动。此系家猫招来。多时三四只,皆公猫。然未见其蹿入鸽舍。若贸然判定,岂不冤枉。原先,总隔五六天少一鸽,后多至一天两只。于是,寻其踪影。见鸽舍血迹斑斑,竹丛中鸽毛一地。此作案原发地。更使人愤懑者,竹丛离我日常枯坐处,仅一米之隔。其嚣张若此,情何以堪?

再窥监控,夜半,竟有猫三四只,或围鸽棚逡巡,或淡定蹲守,竟夜不去。猫们可谓一举而两得,既各显神通,博得家猫芳心,又有鸽子美味之享。然则野猫攘鸽子,实属搂草打兔子。目的在家猫。食色,性也。合古训,无可厚非。鸽子在屋,唯胆壮者进棚。四窝雏鸽,或绒毛初长,或尚在混沌中,父母不佑,冻馁而死。惜哉!

彼时,无计可施。夜阑,唯闻号呼,春鸣不已。视家猫,伤痕累累至殷殷出血。村人建议,用鼠药毒之。然多假药。曾有夫妻,想双双自尽,购鼠药食之,安然无恙。遂买烧酒庆贺,结果酒亦假酒,反倒一命呜呼。总不能以假酒诱野猫,且野猫黠猾,定不上钩。再说以此法胜之,非但不武,且太歹毒。又说有捕兽弓,一旦触动,无计逃脱,必死。然想想不忍。

今之所谓野猫者,其实多系家猫,后遭人遗弃,才浪迹四方,饥肠辘辘。比之家猫,尽献媚于主人之能事,无值夜捕鼠之技能,却有优渥口体之奉。其遭遇岂不堪怜?若再加之以虐杀,有失造物之公允。

遂网购捕兽笼一,治具毕张,诱以鱼肉,置之监控下。是夜,野猫从墙上纵入,见笼及鱼肉,绕笼逡巡良久,虽鱼肉诱人,然本能使其不敢擅入。窥鸽棚,管键具下,无可入者。或许,其胃里尚有余食,或许,是其看穿了,此乃阴谋。

一夜,西风劲,天大寒,雪霰如豆。两猫蹲视不去。腹中空空,新诱饵实在馋人。一猫值守,一猫在笼口试探。如是再三。终耐不住饥饿,在一扑而上当口,机括应声下落。猫惊恐跳腾,以致笼子翻侧。蹲守之猫,被机括所惊,遁出丈余。稍许,又近之,从外用爪助逃。皆徒劳,蹲守至天白离去。天亮,鸽子们蜷缩在屋脊,一切尽入视野,然一脸漠然。遂近之。此猫眼圆瞪,惊恐万状,退至笼一侧,须髯猬磔,“哧哧”有声。自度大限将至。

然我思之。其猫虽致鸽子死伤八九命,然皆因天性与生存所致。见其觳觫,于心不忍。奈何?投畀有北,天寒地冻。那就投畀有昊,让老天裁定。于是驾车载而之海隅,放逐之。家猫亦同往。因野猫皆由其所致。自此,再无猫患之苦,鸽子怡然。